

电影文学剧本

达吉和 她的父亲

中国电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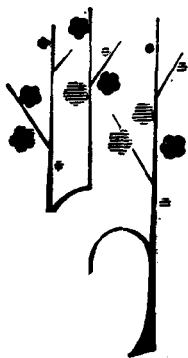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达吉和她的父亲

高 缨 著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 9 8 0



内 容 说 明

这个剧本的故事是叙述解放前汉族石匠任秉清和他的女儿小妞居住在四川凉山脚下，一天，小妞在附近池塘放鸭子，忽然被彝族奴隶主抢去，当了奴隶，受到种种虐待，孤苦无告。幸遇彝族奴隶马赫老爹冒着生命危险搭救，改名为达吉，并将她抚养成人。他们以父女相称，情同骨肉。解放后，任秉清被派到凉山工作。在工作中，他意外地发现了达吉就是他十三年前丢失的女儿小妞。于是发生一场父女相认，两父相让的动人情景。

剧本通过这个故事，反映了汉彝两族人民亲如兄弟的阶级感情，揭露了罪恶的奴隶制度，歌颂了新社会、新时代劳动人民的美好生活。

达吉和她的父亲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2 字数：36,000

1980年7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统一书号：10061·318

定价：0.21元

DD/9/8

第一章

春天的大凉山，彝族人民美丽的家乡。

蓝色的河流，穿过苍翠的峡谷，在高原上伸延，两岸白杨萧萧，山花盛开，田亩相连。

炊烟象纱一样，淡抹在村庄上，飘绕在木顶泥墙的房屋上。村边草地上，羊群游逛着，立在羊群中的彝族牧童，吹起了马部——彝族笛子，这悠扬的笛音在群山间迴荡，揭开了故事的序幕……

山茶花、杜鹃花开放在山坡上，一群彝族姑娘正在采花。风，吹动着她们描花的头帕，传送着欢乐的歌声——

彩霞落在山坡上，
朵朵山花香四方，
姐妹走在云彩里，
手摘鲜花口歌唱；
今天采花为哪样？
迎接那远方的亲人
来到我们的家乡！

天上大雁飞成行，
山下流水长又长，
亲人支援修电站，
兄弟并肩建天堂；
今天采下朵朵花，
明天那金色的星星
撒落在大凉山上！

歌声中，盛装的彝族群众走过坡下山路，向尼古拉达镇走去；有的撑着伞，有的赶着扎彩的马，有的弹着月琴。

小伙子尔布，从街口匆匆向山坡跑来，扬手喊道：“喂……达吉，马赫社长叫你们快把花摘回来，汉族老大哥就要到罗！……”

达吉侧过头，扬起墨黑的眉毛，用爽朗的声音回答：“哎……我们就来！”她转身对女伴们说：“姐妹们，咱们快走吧！”她们拿着花束跑下山坡，描花头帕与百褶长裙飘荡着，象些蝴蝶儿似的。

尼古拉达镇熙熙攘攘。

今天赶场，又逢迎接汉族水电工程队，所以分外热闹。人们在石板铺成的街道上走着，谈笑着。街道两旁，张着些油布篷；篷下有卖花布的、卖珠子的、卖器皿和乐器

的。在这晃动着黑衫彩裙的人丛中，达吉和姑娘们匆匆走过。达吉象一只云间的小鸟，脚步是多么轻快，她那墨黑的眉毛下，大眼睛闪烁着少女的天真。

她们跑上石阶。这是一栋较新的房屋，门边木牌上写着“尼古拉达人民公社”。人们进进出出，显得忙碌而欢欣。这时，公社党委书记木呷与社长马赫尔哈正阔步走出门，飞跑着的达吉，不提防撞在木呷身上，把花瓣都抖落了。

木呷是个风趣的中年人，他拍拍达吉的肩头笑道：“嘿，小画眉鸟，你可飞得真快呀！”

马赫慈祥地笑道：“达吉，还不快给木呷书记赔个礼！”

达吉：“阿爸，这咱怪我？您催我们快回来，害得我们气都喘不过来。”

顽皮的姑娘加加姆说：“马赫社长，您该表扬我们哩，看，多漂亮的花！”

木呷：“多漂亮的花！走吧，快拿着去迎接汉族老大哥吧！”

人们随木呷走去。

“达吉！”马赫唤住达吉，从怀里掏出一串红珠子：“你看！”

达吉笑了。

马赫满布皱纹的脸上浮起慈祥的微笑，眼睛里流露深情；他整个面容是刚毅倔强的，而又充满了自豪和幸福感。他用筋骨凸出的手，将珠子戴在女儿颈上。

父女二人相视而笑，随即并肩去追赶人们。

瘦老头古哈一手提肉，一手挽菜篮，兴冲冲迎面跑来：“马赫兄弟，今天可要给汉族同志做一顿香喷喷的彝家饭菜罗！”

马赫：“这就看你的本事了。……哎，古哈，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么？”

古哈：“放心吧，聪明人手上，万事如意！”

小伙子尔布从一旁跑上：“来啦，来啦，汽车在叫罗！”

小镇的街口，彩旗飘飘，花束舞动。

彩坊上写着：“欢迎支援凉山的水电工程队！”

三辆卡车在彩坊下的人丛中刹住车。

人们簇拥着木呷、马赫欢呼上前。彝族兄弟们伸出手，扶着汉族同志们下车。最先下车的是工程队党支部书记吴志红，他那工人式的脸型、敏捷的动作和热情的笑容，显示出他豁达、干练的性格。女测量员小王扶着老师傅任秉清下车；任秉清的头发已半白了，然而他老迈的身体还蕴蓄着充沛的精力，微眯着的眼睛炯炯有神，闪烁着欢乐。年轻的男女工人们，生龙活虎般跳下车。

木呷、马赫和彝族兄弟们与他们紧紧握手。

木呷：“欢迎，同志们，我们盼望好久了！”

马赫：“翻山过水，一路辛苦了。”

吴志红：“让我介绍一下吧，这是任秉清师傅，是队

里的技术员；这是测量员小王；这是……”

木呷：“我也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社社长马赫尔哈同志……”

任秉清与马赫热情握手。

达吉和女伴们将鲜花献上。

任秉清笑容满面：“谢谢，好姑娘，你叫甚么？”

“达吉。”

“嗨，多好听的名字！”

木呷：“是我们公社的小画眉鸟。”

任秉清：“哦？”他笑问达吉：“那么你会飞罗？”

加加姆：“她是我们的突击队长，带我们一块儿飞！”

大伙眉开眼笑。

任秉清问马赫：“听说电站已经动工了？”

马赫：“凭着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已经干起来了，可就是缺乏经验，正等你们来指点呢。”

任秉清兴奋地：“走，咱们到工地去。”

马赫：“这咱行，按我们彝族的规矩，远方来的兄弟，可得先喝一杯凉山包谷酒呵！”

任秉清：“一路上看见凉山这么好，建设发展得这么快，我这双手，一会儿也闲不住呵！”

古哈从人丛里钻出来：“兄弟们，茶准备好罗，请吧！”

达吉与女伴们挽着任秉清、小王等人的手，欢笑而去。

幽静的夜。月光如水，……村庄、疏林、石板路都为月色笼罩。一座板屋的小窗射出淡淡的灯光，从那儿传出口弦的清音……

屋里，火塘边上，达吉拨弄着口弦。马赫家的客人们——任秉清、小王、青年工人们，沉浸在口弦的纯朴旋律中。达吉的伙伴加加姆、乌莎、尔布也在倾听。

矮桌上摆着木制酒具，然而谁也不去触动它。

口弦声静悄悄停息了。

任秉清抚着鬍髭笑了：“马赫社长，你女儿可真聪明，弹得多动听！”

马赫：“彝家的孩子，都会弹弹口弦。过去挨了奴隶主的打骂没处诉苦，就靠这小口弦排解忧愁；如今心里高兴，也靠它说出心里的欢喜话。”

达吉：“任师傅，您要是爱听，往后我就常给您弹。”

任秉清含笑点头：“哎，我爱听……我年轻时候，受了苦，闷在肚子里，也爱听伙伴们吹吹笛子。”

达吉：“您也受过苦？”

任秉清：“我年轻时候，是个没吃没穿的穷石匠呢……你不信么？”

马赫：“噫，傻孩子，过去彝族有奴隶主，汉族也有地主，这两把刀，都割穷人的肉；两块石板，都压在百姓头上啊！”

小王插嘴问：“马赫社长，过去凉山的奴隶制度，到

底是个甚么样儿呀？”

马赫：“唉，地狱里的痛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乌莎插嘴说：“那时候，动不动就得挨鞭子，拴锁链，有时候，还得坐地牢……”

尔布：“奴隶主比狼还狠，比豹子还凶，多少娃子①叫他们活活折磨死呵。”

任秉清听着，心沉了下来。他慢慢皱起了眉头，轻轻地摆动花白头……

马赫看在眼里，赶忙说：“别提这些伤心事了，何必让乌云又罩在我们心上呢？来，任师傅，喝一杯！”

加加姆：“对，喝杯酒，再请任师傅给我们谈谈汉区的建设。”

女伴们：“好，我们最爱听……”

任秉清：“瞎姑娘们，如今还分个甚么汉区、彝区，可都是咱们祖国大家庭呀。要说建设，也是三天三夜说不完！”

达吉：“任师傅，您走的地方多，可见过毛主席？”

任秉清：“见过，一天见三次！”

年轻人惊喜：“呵，那太好了！”

任秉清笑道：“那是他老人家的画像！”

大伙都笑了。

马赫笑道：“跟我一样呵，我夜里就是做十二个梦，十二个梦里都看见毛主席。”

① 娃子：即奴隶。

窗外传来葫芦笙悠扬的声音。

达吉：“听，古哈大叔的葫芦笙响啦！”

女伴们霎时活跃起来。

马赫对任秉清笑道：“尼古拉达的小鸟，一听这葫芦笙，翅膀就闲不住罗。”

加加姆：“任师傅，咱们去玩吧！”

人们欢笑着走出门。

村中地坝上，燃烧着篝火。

古哈吹奏葫芦笙。彝家少男少女们，踏着快乐的舞步，黑衫彩裙飘扬、飞旋。

伙伴们拉着达吉投入舞蹈。

木呷、吴志红在欢乐的人丛中谈笑。

任秉清与马赫并肩观看。任秉清脸上浮起幸福的微笑，可是又微微皱眉，似乎在思索甚么。

舞影中闪过达吉美丽端庄的笑脸……

帐篷边上。任秉清抽着烟，在月光下徘徊。远处的葫芦笙尚未停息……

吴志红快步走来：“任师傅，还没睡？”

任秉清：“看见凉山的孩子们这么幸福，我高兴得没法睡啊。”

吴志红：“是啊，凉山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进社会主

啦义。”

任秉清沉思地说：“要是我那小女儿还活着，也会象她们一样跳啊，唱啊……”

吴志红：“你有个女儿？怎么过去没听说过？”

任秉清：“工作这么忙，谁有闲心谈这些事。”

吴志红：“如今她在哪儿？”

任秉清：“我也不知道。恐怕是没人啦……”

吴志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任秉清沉默了一会儿，缓慢地说道：“老吴，这事说起来话可长罗。……咱们坐一会好吗？”他俩坐在石条上，任秉清慢慢说道：“你知道，解放前我是个穷石匠，成年累月给地主干活，累得直不起腰，穷得没下锅米，又住在这凉山边上，汉族的官、彝族的奴隶主、打不完的冤家，穷人就家破人亡……”

吴志红关切地倾听着。

任秉清继续说：“我们老两口只有一个女儿，虽然是小户人家，也是心上的肉呵。十三年前，一场灾祸临头了。那一天，有人捎信给我，说孩子的妈病了，我从山场上赶回家去……”

十三年前的景象，缓缓地出现了——这是一段痛苦的回忆。

石匠任秉清头发还未白，他身穿破布衫，背挎工具

篮，赤着脚疲乏地走回自己的家——两间破茅屋。

竹篱前，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在放鸭，她迎面跑了过来：“爸爸，爸爸……”

任秉清伸手抱起女儿，用袖子为她擦掉脸蛋上的泥土，慈祥地笑道：“妞儿，你妈呢？”

不懂事的孩子说：“妈在屋里躺着。爸爸，妈为甚么不吃饭，也不说话呢？”

任秉清赶快放下孩子：“妞儿，放鸭子去吧，呆会儿爸爸给你捉蛴蛴。去吧，可别往远处走啊！”

小姐答应一声，用小竹竿赶着鸭子到池塘去了。

任秉清望了望孩子，急忙走进屋。

这时候，险峻的山道上，五匹烈马向村庄急奔而来。骑在马上，是盛装的奴隶主与持枪的狗腿子，他们黑色的“查尔瓦”^①飘动着，象一群魔鬼似的冲来。

“啪……啪！”几声枪响。

村庄里传出惊骇的喊声——

“大黑彝^②抢人来罗！”

“快上碉堡呀！”

枪声。有人在回击。

小姐儿恐怖地瞪大双眼。她想把鸭子赶回去。忽然。

① “查尔瓦”：彝族披衫。有用羊毛织的，也有用麻织的。

② 黑彝：彝族分黑彝、白彝。黑彝多系奴隶主，白彝多系奴隶。

鸭群飞奔窜逃。烈马奔到小姐身边，狗腿子俯下身，将女孩急掠上马，裹进“查尔瓦”，掉马奔驰而去。小姐挣扎着，哭喊：“爸爸……爸爸……”

随着喊声，任秉清从尘烟中跑来，手提一把斧头追赶：“妞儿，妞儿！”

奴隶主在马上回过身放了一枪。任秉清倒在尘烟里……

回忆的景象消失了……

任秉清叹口气说：“就是这样，小女儿就没踪影了。不几天，孩子的妈死了，我就离开家乡四方流浪，一直到解放。”

吴志红：“凉山民主改革后，政府帮助很多翻身奴隶跟亲人团圆，你怎么不来找找孩子？”

任秉清：“我已经找过了。刚改革时我就写过几次信，还托人四处打听，一直查不出来。有人说孩子叫奴隶主折磨死了，也有人说被卖到远方去了……”

吴志红：“趁咱们这次来修电站，再找一找吧，也许还有希望呢。”

任秉清：“是啊，也许还有希望……”他望望月下的河流，转换了自己的情绪：“老吴，别提这事了，我还有好些工程上的事想跟你商量，咱们屋里坐吧！”

远处又隐约传来葫芦笙的声音。

第二章

轰……开山炮响了。

尘烟散处，现出蓝色的大雁河。

岩岸耸立，林木苍苍。两岸已搭起工棚和帐篷，河上架起了施工便桥。峡谷里一片欢乐的劳动音响。

达吉与女伴们挑土飞跑而过。

尔布等小伙子抬石吆喊而来。

小王和测量员们在河岸测量。

汉族工人小马开着小型推土机。

红旗下，达吉扬手向伙伴们呼唤着甚么……

工地指挥部里。

一张图纸摊在桌上，图纸上写着“大雁河工程草图”。木呷、吴志红、马赫、任秉清都在桌边看图。

木呷指点着图纸说：“这是拦河坝、主厂房、水库，……这儿将来可以修加工厂、农具厂……”

吴志红含笑点头，任秉清叼着烟袋沉思。

马赫补充道：“右岸，这里修一条水渠，可以灌溉一千亩耕地。这样，有四百亩旱地可以变成水田，种上稻米！”

吴志红：“这是个好办法！又发电、又灌溉，一箭双雕！”

任秉清：“……我不明白，为甚么左岸不开一条水渠？”

马赫：“左岸更需要水，可是有个问题解决不了。”

他摊开另一幅图：“看，左岸是石岩，这儿，这条深山沟把水库跟田地隔开了，河水引不过去……”

任秉清细看地图。他眉头一展，笑道：“有办法！看，咱们就冲着这山沟开渠，在山沟上架一道木槽，让河水从天上流过去！”

马赫兴奋地说：“任师傅，你把我的心窍点亮了！”

木呷：“可是，又有另一个问题，这里地势与水库平行，枯水天水位下降，河水就过不去！”

任秉清：“……那么……就在这儿修一个小型抽水站！”

吴志红：“对，我同意！”

木呷笑道：“眼睛亮的人，一抬头就看见青松，难怪有人叫任师傅土工程师呀！任师傅，这项工程很重要，就请你先设计一下吧！”

任秉清：“好，马赫同志，咱们这就去察看一下！”

工地上。汉彝族工人们并肩劳动。人们在开挖河床，挑土运石。

达吉与女伴们挑土而来，倒在岸边。

达吉倒了土，手扶扁担思索。

乌莎：“达吉，你在想甚么？”

达吉：“乌莎，你瞧，工程进展多快，大堆大堆的土石方，咱们运不赢，真叫人着急！”

加加姆：“不要紧，咱们突击它一天一夜，保管叫它们全滚开！”

达吉：“咱们是青年突击队，不能老靠一副扁担。听小王说，内地的工地，都大搞车子化，咱们也干起来吧！……哎，好啦，我阿爸来啦，姐妹们，问他要铁轨！”

这时，马赫与任秉清向工地走来。

达吉向马赫伸出手：“阿爸！”

马赫：“孩子，要甚么？”

达吉：“给我们铁轨！”

马赫笑道：“哦，要债的来了！铁轨一时调不来，我又不是神仙，吹口气就能变出来呀！”

女伴们七嘴八舌地说——

“快给我们调来吧！”

“不能老叫扁担压住肩膀呀！”

马赫扭头对任秉清笑道：“你看，她们象绳子一样把我缠住了！”

任秉清：“姑娘们，铁轨一时调不来，你们想想，能用甚么东西代替它？”

加加姆撅着嘴说：“只有用两只脚……”

任秉清笑道：“不能光用脚，要动脑子。比如，咱们用木轨代替铁轨，还可以架上空中索道……”